

●女红,古代女人的功名

旧时,除了绳编,绣楼里的姑娘还会刺绣、剪纸、纺织。这些统称女红,是她们寄托时光和骄傲的事业。

那时候,大门之外的世界是男人的,女人的天地只在门里。如果说她们还有一分被允许的“功名”的话,那就是女红。

针线是女人们较量的世界。女

红出色的姑娘以心灵手巧闻名乡里,并赢得大户人家的青睐。在喜乐响起,人头攒动的婚礼现场,新媳妇也迎来了展示手艺的关键时刻。在婆家的院子里,被面、褥面,床单、帐子、门帘、窗帘、衣料,包袱铺陈在所有人面前,融入姑娘巧思和汗水的女红,迎接亲戚邻里的点评。

如果这家的老太爷出面夸奖一句这孩子手巧,那在妯娌、姑婆之间,新媳妇的腰杆立马就能挺直了。到现在,鲁西南地区嫁女儿仍然有陪送大量织锦被褥的习俗。

功名之外,女红也成为古代女子爱情的寄托。女人把亲手制作的织物、绣品、荷包、绳结等送给爱人,

爱人系在身上就成了信物。

在古代,女红是女人的专利,正经男人不能碰。秦怀忠身高将近一米八,眼睛大,五官鲜明,理了一头短发,说话,行动都很利落。从外表上很难看出,早在24年前,这个大男人就迷上了女红,天天摆弄绚丽的绳线,并把妻子“拉下了水”。

绳编男人的慢生活

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亚楠

►秦怀忠绳编的工作台就是自家的茶几。

●彩色的山林,彩色的丝线

秦怀忠说,每个人投身的事业都是天注定的,而老天偏就让他迷上了女红。

祖籍菏泽的秦怀忠出生在山西省中条山的一个小村子,那里是个林木茂盛的地方。小时候,村里的男孩喜欢聚在一起进山林打野兔、采中药。母亲怕儿子磕着碰着,不让儿子跟其他男孩疯玩,渐渐地其他男孩子出去玩就不带他了。

五六岁的小秦有些落寞,但大自然马上给这个小男孩打开了一扇窗,那就是茂密绚烂的山林。直到现在,那些鲜艳的色彩还在他眼前闪耀。春天先是铺天盖地一片黄,那是迎春花;夏天是满山遍野的深深浅浅的绿;秋天是这里一片紫洼洼,那里一片红彤彤,紫的是山葡萄,红的是五味子。

除了彩色的山林,小秦同学最爱翻看母亲的针线盒。那时候母亲做刺绣,托人从外地捎来各色丝线,上世纪70年代,彩色丝线是稀罕玩意,母亲从来不让儿子碰。但是,只要逮着母亲出门的机会,他就立刻把一络络叫不上颜色的

丝线摆满床铺,贪婪地盯着那鲜艳的色彩。

母亲用缝纫机做刺绣,小秦同学就坐在边上,母亲做两小时他盯两小时,做三小时他就盯三小时。

让秦怀忠念念不忘的还有一片红色剪纸。那时候他大概七八岁,村里有个玲花姑姑,大他十岁。玲花会剪纸,见小秦同学喜欢看,就带着小秦同学玩。一个大雪覆盖的冬天清晨,小秦同学在睡梦中突然被母亲摇醒,“快穿上衣裳,你玲花姑姑出嫁了。”小秦同学懵懵懂懂跟着大人来到玲花家。

小秦同学盯着屋里看,看到玲花被一方红盖头盖住了头,红盖头上粘着精妙的剪纸,那是玲花自己剪的,极繁复、极漂亮。看着新郎——一名民兵团长把玲花抱上了骡子背,唢呐声里,玲花姑姑就这样被扛着枪的民兵拥出了院门。没有人注意到人群里的小秦同学两眼泪汪汪的。

四十多年后,坐在饭桌前的秦怀忠细细讲述这个场景,他说:“我那个时候突然明白了出嫁是怎么回事,我再也见不到她了。”

民间有高人

甲午海战的荣成将士 他都给写了小传

本报记者 魏新丽

李继发今年已经70岁了,他还在骑着自行车,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子,去寻访那些过去的人和事。他说,不能让历史白白地流掉了。

李继发本是济宁人,1974年来到荣成,做了一名语文老师。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,他已经把自己当做半个荣成人。

以六百年前的卫城为起始,上至两千年前,下至民国时期,李继发将荣成的历史文化都系统地进行了梳理,还根据不同的内容做成了系列,像科举、吕剧、评剧、名吃、民俗等等。此外,他还给荣成的138个村子写了村志。

不过,李继发最大的热情在人物。他整理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荣成人,整理了民国时胶东的抗日英雄,最重要的是,他整理了甲午海战时参战的将士们。他掌握着威海市七百多名将士的名字,还给荣成市的100多名将士写了小传。

“大家一说甲午海战就是刘公岛,就是邓世昌、丁汝昌,其实甲午海战抗击日本的很多是荣成的将士。现在过去120年了,没有人知道他们。”李继发说。

李继发从1984年开始整理这些历史资料,退休之后更是全身心投入。到现在为止,他已经走访了几百个村子,采访了几千位老人。他骑着自行车到处找人聊天,一件事会找许多人来讲述,将事情的细节抠得“细得没法再细了”。家属说,他退下来比不退下来还忙。

李继发奔波在大小村落里,寻找历史,历史的细节也在他坚持不懈的走访中一点点被还原,很多残忍的真是正史所疏忽的。

那些士兵,有的被震聋了,有的被打瞎了,有的肠子都打出来了,只能用衣物裹起来。有人在战争中落水了,把辫子盘在救生圈上,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才获救。

“很多人都是活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”李继发说。能留下小名的甚至都已经算好的了,还有人仅仅是“好像有这么一个人”。

现在再去调查,有的人已经不在了。“没人整理,慢慢就丢失了。”李继发想呼吁社会重视这个事,“希望能办个甲午海战中威海或者荣成将士的陈列馆。”

●别人谈钱,他想回归童年

很快,“文革”结束,秦怀忠跟着父母回到菏泽老家,远离了那些彩色的丝线。高中毕业后,秦怀忠当了兵,三年之后转业,他放弃了供电局等单位,选择了县文化馆。在闲适的文化馆工作了两年,25岁的他决定做点事情,想来想去还是找回了彩线和剪刀。

拿起剪刀、彩绳,秦怀忠像是回到了母亲和玲花姑姑身边,回到了那个静谧、绚丽的山林。

上世纪90年代,质量好的彩绳不便宜,为了省钱,秦怀忠就编了拆,拆了洗直,洗直了再编,一遍遍地尝试,了解其中技法。

在沉静的月夜里,秦怀忠埋头于绚丽的彩绳牡丹的时候,窗外的大江南北,人心正开始沸腾。

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,国务院修改和废

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,第二次下海经商潮席卷而来。“钱”、“发财”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词汇。

父亲看不惯秦怀忠埋头忙着绳编,说他“没本事”。姐姐也说:“你一个爷们儿家,出去打个工都比这强。”有时一次进货就上万元,小两口工资不够用,秦怀忠就跟家里人借钱,但家里人也不给。

压力不光来自外部。绳编虽需创意,但基础编织过程仍是重复、机械的动作,秦怀忠虽热爱编织,但也爱热闹,有时也想放弃。一开始的作品总有各种毛病,比如花瓣老往一边偏,秦怀忠免不了生自己的气:“为什么我就弄成这样?”

秦怀忠被彩绳吸引着,也被痛苦羁绊着。

●天做一分,地做一分,我做一分

秦怀忠突然发现,痛苦就来自自身。这也和秦怀忠的姥姥有关,姥姥出生于菏泽当地地主家庭,从小熟悉绳编。姥姥告诉秦怀忠,她年轻时候,女孩子聚在一起做绳编会边忙边唱,唱的歌和绳编有关,就叫花歌。“闷不络花花不老,喜不络花花不跳”、“喜不扎彩,怒不染色”、“人气不出景”等等。

这些花歌,由年迈的姥姥慢条斯理说出来,更显得宠辱不惊、沉稳优雅。秦怀忠告诉自己,要做好,必须得静下来感受花开的生命意蕴。

另一方面,痛苦的消解也来自自我原谅。一开始,年轻的秦怀忠跑到花园里拍照、仔细观察花枝的伸展,希望自己的东西能复制出花的神韵,他追求“天做一半、我做一半”。这些年来,他慢慢承认,自己连一半也做不了,如果想着要做到一半,痛苦就来了。现在,他告诉自己的是“天做一分,地做一分,我做一分”。

2013年,秦怀忠作为持有人将曹州绳艺申

请为山东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他的绳编牡丹、绳编中国结多次以几千元的价格出售。这些年,他陆续带出了三十多个学生。

秦怀忠坦承,现在他不靠绳编养家糊口。他说,如果客户需要,自己一两个月可以做出一件大束牡丹,卖到八千到一万元,但那样的作品他自己看不下去,他想做的是顶尖的东西,而要细细研究一件超越以前、让自己信服的作品,时间成本太大了。

申遗之后,秦怀忠反而没有时间让自己静下来研究绳艺。很多时间他都奔波在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会上,这是不能拒绝的任务。

至于秦怀忠的学生,大都是慕名而来,跟着他学过一两年,但现在没有人继续做绳编工艺。有些学生宁可去工厂流水线上加班,一个月赚3000多块钱的工资。他们受不了绳编的繁琐,宁肯选择工时更长但是更简单的活。

(感谢山东艺术学院于亮老师为本文提供的帮助)